



帕斯齐埃 家族史

李玉民 译
罗国林

[法] 乔治·杜阿梅尔

野兽园

(卷二)

帕斯齐埃家族史

(卷二)

野兽园

〔法〕乔治·杜阿梅尔

李玉民 译
罗国林

花城出版社

帕斯齐埃家族史

第二卷

野兽园

〔法〕乔治·杜阿梅尔著

李玉民 译
罗国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（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插图 120,000字

1936年9月第1版 193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550册

书号 10261·783 定价 1.35元

第一章

对某些海生动物的观察 春回大地 朱斯
丹·维尔与犹太人的品德 关于救世与民
俗淳厚的议论 对科学前途的初步认识

实验室里有个水族玻璃缸，里边养着一些海生动物。这种近海小动物虽已离开生息惯了的浅滩，却凭借隐秘的信息，依然合着潮水的节奏，涨潮时潜底，退潮而远处露出海岸时浮起。

海生小动物这种不引人注意的习惯性沉浮，往往令我想到巴黎儿童的命运。季节的嬗变他们几乎不懂，却能从种种端倪感觉和想象出来，如凭着暴雨的气息、云彩的颜色、庭院逐渐延长的日照、石板缝中直挺挺孤零零地钻出来的嫩绿的小草、阳光在林立的烟囱之间的逃逝，以及室内那些怀着无言的景慕和激情纷纷转向窗户的花草。

我刚到十五岁，正当少年，敢说尚未完全与大自然断绝情义。

复活节的假日，我们是在巴黎度过的，其原因看下去便会明白。不过，我有自己的去处，不时溜到植物园去玩，那里面有挂着牌子的花坛、越冬的癞痢头般的草坪、门面上藤蔓抖瑟的破亭子，以及象公共浴室冲出阵阵呛人气味的温室。

透过栅栏和倾斜的亭子，甚至还望得见酒市场边的梧桐树。然而，我通常选中别的地方去观察土壤和植物。我每天四次经过大土岗脚下的克洛维街。那座土岗在破旧的房屋中间突起，象一片稠密的原始森林中的土丘。它是一个布满榛莽的黑土坡，一座名副其实被围困的山丘，屹立在人行道边，东依昔日为菲力浦·奥古斯都^①所建的、现已坍塌的城墙。那城墙的轮廓还看得出来，既高且厚，乱石狼藉、满目荒凉。而那原始森林般的榛莽，则把地盘让给了步步进逼的建筑物。让那易逝的清香、绿荫的波浪、梦幻的孤岛，最后一次接受我的感激和敬意吧。

就是在那座土岗下，我曾经窥视春天的到来，每天四次经过它面前，向它奉献一曲无言而欢欣的颂歌。

这条以武人的名字命名的克洛维^②街，在和有着哲学家名字的笛卡儿街交叉后，就倾斜下去了。克洛维起步顺利，似乎前程远大，不料刚转个弯，就莫名其妙地被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超过了。而那个神职要员只跳跃两下，便把行人带到了塞纳河畔。

高岗是一种财富。我是以农民的眼光使用“财富”这个词的：它表示的是房地产，是积蓄的实力，是谨慎的人不轻易挥霍的财产。我每次走到理工学校门前的人行道上，总要迟疑片刻，才舍弃那堪称一小笔财富的高岗，落入穷苦的平川。我明显地踟蹰不前，并以眼神询问朱斯丹·维尔：“往前走吗？”有时仅仅心里这么思忖。

① 菲力浦·奥古斯都（1165—1223），法国国王，1180年至1223年在位。

② 指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（466—511），他曾以武力开拓疆土。

对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，朱斯丹总是不回答。他的气质和我不大一样，头脑里还装满学校的情景和我们的争吵。他那对肥大灵活的扇风耳，还因刚才的恼怒而涨得通红，象马耳朵一样竖着，临风谛听。他那双大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，睁得大大的，捕捉着每一个意念的腾飞、每一个形象的舒展、每一个词语的传递。他的鼻孔开始有力地翕动。

那天，朱斯丹见我停下脚步，便满腹心事地答道：“好，往前走吧。”他说罢笑起来，咧开显示出辩才的嘴唇。

“这回，”我说，“春天终于来了。树叶！真正的树叶！”

经过那片我喜欢寻幽的野林时，一股草木气味直涌到街头，宛如泉水的涓流。我虔诚地呼吸着这气息。1894至1895年的冬季格外凄凉难度。象我这样的人，经过如此漫长的等待，早已心头火起，几周来就一直咒骂老天爷行动迟缓。

朱斯丹说了声“对”，既短促又淡然，仿佛要煞住我的抒怀。我的伙伴大概以为应我一声就足够了，随即又沉入他的争吵、颀颜与苦恼之中。

“里昂-德波雷对学监讲了什么？说呀，洛朗。绘画课后，他讲些什么了？”

“哎！”我耸耸肩膀答道，“你以为我会听里昂-德波雷的蠢话吗？”

朱斯丹猛地站住，可笑地跺起脚来。我们开始顺着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下坡。我走在前边一两步，回过头去，非常坦然地凝视着我的同伴。他个子不高，跟我一样十四岁多，但看上去却比我小得多。他还穿着短裤和双排纽扣上衣，头戴学生帽，双手按着腰间的书包，姿洒脱而稚雅。朱斯丹正处在变声时期，有时声音特别响亮，他正好可用作制造戏

剧效果，因为他喜爱好几个著名喜剧演员，模仿他们的道白惟妙惟肖。火红的头发乱蓬蓬的，而下边那张白净的脸庞却透着聪颖和热情。

我的个头儿并不算高，只比朱斯丹稍高一点儿，但我穿着哥哥菲尔迪南的旧裤，有副小青年的神气。我的嗓音低沉，已经成型，谈吐更加谨慎，而思想稍欠敏捷。

朱斯丹伸出手，把我往理工学校的围墙下推了一下。

“哼！里昂-德波雷讲的话，我知道。别看我不象你那样就在他旁边，但我猜得到，猜得到！他说：‘瞧那个犹太鬼！’”

“噯，没猜对。”我笑着回答，“里昂-德波雷说……”

“犹太鬼……犹太鬼……哼！从他们的动作和笑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他们在议论犹太人，在议论我。可是，洛朗，里昂-德波雷也这样！实在缺德！”

“朱斯丹，你真烦人。里昂-德波雷当时向你摆了摆下巴，对学监说：‘出色，那个犹太小家伙真出色！’这可是一字不差。”

朱斯丹的脸刷地白了，他轻轻地摇摇头，又继续走路。

“要知道，”他说，“里昂-德波雷也是犹太人，纯血统的犹太人，但是个可耻的犹太人。这种人我憎恶极了。德波雷是他老婆的姓氏。你说说！真没见过这种卑怯的行为，叫人怎么说好呢？他想让人忘掉他的犹太裔种，就摆出笑脸提起我朱斯丹，说什么‘那个犹太小家伙……’可见这个卑怯的家伙还是为我感到自豪。犹太小家伙！洛朗，我只要活下去，就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犹太人，一个真正伟大的犹太人。”

朱斯丹想把帽子往脑后推一推，便松开了手，书包咻的

一声掉在人行道上。

“记住我对你说的话，”他略带夸张地继续说，“一个伟人！我要成为伟人，不然就成为废物。”

我们走到蒙日十字街头。那时候，巴黎的街道多么宽阔、空旷、畅行无阻啊！现在的孩子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来，因为他们见到的巴黎拥挤不堪，连广场都小得无法做游戏。我再说一遍，那时候，即使在巴黎最不繁华的地段，街道路口一群一群人通过，一般也不会阻塞交通。

“走面包房街怎么样？”我说道，想把朱斯丹的注意力引回到路线上。

他呼呼喘气，摇了摇头，让我明白他嫌面包房街太差劲，未免辱没一个伟大的犹太人。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绕道走吧。开路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”

他不安地粲然一笑，声音忽又颤抖地继续说：

“‘他出色……’出色！洛朗，你是我的朋友，你真觉得我出色吗？”

我对朱斯丹向来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有时表现得未免过分，但十有八九得到回报，因为朱斯丹是个感情奔放的人，他也向我表示同样的钦佩，而且更加明显。

“啊！”我把握十足地说，“谁能同你比呢？在全校找找看。”

“有啊，洛朗，”朱斯丹十分谦虚地答道，“有啊，你嘛，洛朗。”

他微微一笑，又补上一句：“不过，你不是犹太人。”

我正在考虑如何表达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感到由衷的遗憾，朱斯丹却激动地又说道：

“你们基督教徒，都无法估量自己多么可怜。你们是没

605110

有希望的人。哦，不，洛朗，不要误解我的意思：对你们来说，救世主已经降世过了。但是完啦，永远完啦，救世主是不会第二次降世的。而我们犹太人，洛朗，还有多么美好的憧憬！多么美好的未来呀！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的意思。期待救世主，这可是很有意义，非同小可的呀，洛朗！然而，最美妙，最令人惊异的……”

他一拳把帽子压到宽阔、白皙、漂亮的前额上，接着眨了眨眼睛：

“最美妙的，就是想救世主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憨笑着，满口涎水，竟流下一丝让风吹跑了。突然，他的神态变得难以言状地严肃：

“救世主，也许就是我。”

我心头一震，立时感到一阵兴奋。

“救世主！”

“对，”朱斯丹庄严地又说，“既然他还没有降世，而且肯定要来，就不能排除我朱斯丹·维尔，西蒙·维尔的儿子……”

他若有所思地抚摩下颏儿。

“嗯，我非常清楚，”他放低声音继续说，“凡是我这样的犹太孩子，起码都有个青春的早晨……连这一点也没想到的人，不是叛逆，就是可怜虫。早晨！这念头特别是在早晨折磨着我。不过，对我来说，这并不简单。”

朱斯丹默默地走了几步，忽然以忧戚的目光盯着我，问道：

“你是纯洁的吗？”

我迟疑不答，倒不是理会错了所问的意思，而是碍于廉

耻心。他见状又强调一句：

“这是个严肃的问题，洛朗。要听明白我问的话：你纯洁吗？”

“不纯洁。”我回答的声音很低。

朱斯丹忿忿地叹道：

“对呀，我也一样！难以置信：我也一样。”

我们又走了几步，朱斯丹神色快快，又重复一遍：“我也一样。”

由于我一言不发，而他忧心忡忡，所以他又说道：

“瞧瞧女人，倒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。我们犹太人，不会受女人的连累，灵魂可以得救。犹太教教士可以讨老婆，甚至先知也可以讨老婆。可是，这种事……这种事对救世主行不通。总之，我看行不通。救世主！嗯，救世主……”

朱斯丹住了口，脸猛地涨红了。

仅仅沉默了几分钟，我们却感到非常漫长。见朱斯丹一直不吭声，我毅然地低声说：

“对纯洁不纯洁，我倒无所谓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朱斯丹问道，同时既天真又疑惑地瞥了我一眼。

我晃了晃肩膀。世上有纯洁的人，而我自己不纯洁，我虽然痛苦，也只好认了，可这种心境，即使对朱斯丹，又怎能解释清楚呢？世上有纯洁的人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只要看看周围，就会得到明证。

朱斯丹仿佛追踪着我的思路，又说：

“纯洁的心灵，你遇到过吗？”

我微微点了点头，朱斯丹·维尔简单地附和道：

“的确有。”

接着，他彬彬有礼，但又有点象演戏似的补充说：

“帕斯齐埃，你是基督教徒，我的话也许伤害你了吧？”

“不，根本没有。”

“相信我的话，”他好象给我出个高明主意似的，又说道，“相信我的话：胸怀大志的人，按照我叔父雅各布的说法，应当时时这样想：人世没有赎救，至少还没有赎救。”

“我爸爸断言，”我激动地高声说；每当透露家族信条，我总爱激动。“我爸爸断言，人世将会得到赎救。我爸爸并没用赎救这个字眼，甚至没用拯救这个词，而是说完善，其实这是一码事儿。嗯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人世可以赎救，换句话说，通过科学赎救。”

朱斯丹用单足跳了几分钟，顺着人行道踢一块小石片，就象玩跳房子游戏一样。

“等等！”他双足着地，高声说，“等等！科学，对！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你父亲说得完全对。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。科学，洛朗。你是知道的，我比谁都尊重科学和进步……”

朱斯丹扣好帽子，腰一扭把书包背正，伸出食指在空中划了一下。接着，我们就谈论起科学来，一直谈到吉-德拉布罗斯街。

第二章

介绍瓦尔德马尔·海宁森 朱斯丹的不安
与慌乱 我的钢琴家妹妹的美貌 A 小调
回旋曲的特性 莫扎特的慷慨 赛茜尔的
恼怒 母亲的哲学

吉-德拉布罗斯街当时象外省一个偏僻冷寂的角落，至今仍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。夕阳斜照在我们的楼房正面。仿佛应这凄凉的夕阳的祈求，楼上一扇半开的窗户里飘出钢琴声。那琴声如丝如缕，胜似香炉的绕烟；它盘旋流转，飘忽不定，宛如香炉的绕烟。

“上去呆一会儿吧。”我对朱斯丹·维尔说，“赛茜尔正在练琴呢。咱们去听听，不会打扰她。这就是那支著名的回旋曲，你是知道的，这一周末，我总是哼唱它，甚至在教室里也哼唱。”

朱斯丹的脸刷地红了。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不去了，我不愿意打扰任何人。”

我笑着抓住他的胳膊，他假意挣了一下，随即顺从了。

“只呆一会儿，一小会儿，”他叹息道。“就听听这支著名的回旋曲。”

我们登上楼梯，上楼时还象孩子一样，用脚踢着梯级

挡板。

“嘘！”朱斯丹说，“轻点儿。我不愿意妨碍你妹妹，甚至不想让她知道我跟你来了。音乐是神圣的。”

“可以肯定，”我停在梯级上说道，“赛茜尔不是一个人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听她弹琴就知道。这样更好，你可以认识一下瓦尔多。”

楼梯上很昏暗，不过，还能看得清我朋友的表情。他的脸陡然阴沉下来。他犹豫一下，停住脚步，转身下了两三级，说：

“听我说，洛朗，我下次再来。”

“真胡闹！你晚上没事儿，一出校门你就对我说了。”

朱斯丹仍犹豫不决，噘了噘嘴。

“不，今晚不行。”

话虽如此，他还没有决意离去，声调尖刻地问了一句：

“你动不动就提瓦尔多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一会儿我把他介绍给你，或者说，把你介绍给他。”

“干吗咬字眼儿？”朱斯丹偏头偏脑，气哼哼地问。

“年龄，先生，年龄！瓦尔多比咱们大五六岁。瓦尔德马尔·海宁森，一位丹麦大老爷，丹麦话却说不出十来个词，不过，能凑合讲欧洲四五种语言。他四海为家，只是不去丹麦。他母亲说不清是哪国人，也许是法国人。他父亲维坎，即瓦尔德马尔，已经去世，离开了人间。这个二十岁的作曲家，我是指瓦尔多不同凡响，现在是我们的邻居，同他母亲住在六楼，把自己的套间布置得象艺术家工作室。他是我妹妹赛茜尔不寻常的临时导师，不要报酬。先生，他是在下，洛朗·帕斯齐埃的音乐启蒙教师。啊！我可不是忘恩

负义的人。瓦尔德马尔是个出类拔萃的小伙子。”

朱斯丹用力咬着肥厚充血的下嘴唇。他抓住楼梯扶手，浑身颤抖，既是真的心烦意乱，又带有做戏夸张的成分。我了解他的性情，明白他此刻心中难受：对别人的任何颂扬，都会激起他的妒火。不过，作为他的朋友，我看那是高尚的妒忌。

“好吧，”他气呼呼地说，“找你那个瓦尔多去吧！祝你们万事如意！再见，洛朗。”

“朱斯丹，”我说着抓住他的胳膊，拼命地摇晃，“朱斯丹，你不是小孩子了，你给我痛快点儿上去，向赛茜尔问好；假如瓦尔德马尔在那儿，你的举止就应当象个绅士。”

朱斯丹象演戏似的，一把将学生帽塞进兜里，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：

“好吧，我遵命就是了。”

进入门厅，我们放下书包；门厅又小又暗，日夜点着一盏小煤油灯。餐室里传来说话声，以及近在耳边的老式钢琴声。

“到你的房间去！”朱斯丹低声说，同时用力扯扯我的外套。“到你的房间去！在那里照样听得清楚，还不妨碍任何人。”

我耸耸肩膀。走进我的房间。屋里摆两张床，一张大的，是平时我跟二哥菲尔迪南睡的。另一张是约瑟夫睡的，不过，自从他去当了兵，我就舒舒服服地占用了。

我的房间一开门便是餐室。餐室里放着钢琴，晚上拉开一张床，给我妹妹赛茜尔睡。朱斯丹踮着脚走路，小心得有点过分。他在门口靠里一点的地方坐下。我们仅仅弄出一点儿响声，竟传到了音乐家的耳朵里。

“是你吗，洛朗？”赛茜尔停止弹琴，突然喊道，“是你吗？你不是一个人吧？”

“不是一个人。”我答道。“我们上来两个人，朱斯丹和我，要听你弹回旋曲。赛茜尔，你知道这支回旋曲是我最喜欢的吗？”

赛茜尔半转过身，活泼而优雅地点了点头。

“是朱斯丹·维尔呀！”她高声说。“喂！呆在那儿，别起身，朱斯丹。你来得不巧，我对自己弹的都不满意。你不必听了，根本不值得听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我跨进餐室，说道，“我得把我的朋友维尔介绍给瓦尔多。朱斯丹，这是瓦尔德马尔·海宁森。”

朱斯丹满脸通红，向前挪了一步。这个在任何场合都那么自若，那么高傲，又那么盛气凌人小伙子，此刻却忽然变得低首小心，不知所措，为自己的短裤、小个子、两翼翕动的大鼻子和红头发而羞愧。他的两只大扇风耳映成肉红色。他同瓦尔德马尔握手时既不热情，也不自然。

“您喜爱音乐吗？”瓦尔德马尔问道。

朱斯丹挺了挺身子。

“都入迷啦。”他呐呐地说，但似乎又觉出夸大其词，随即声音镇定地补充一句，“很喜爱，我是说很喜爱。”

“很好。”瓦尔德马尔冷淡地说，说罢又回到小琴手身边。

“你从头至尾再弹一遍，”他对赛茜尔说。“我不打断你，一句话也不对你讲。等你弹完了，咱们再说。开始吧，赛茜尔，请你不要让我受罪了。”

赛茜尔正襟危坐，足足等了一分钟，仿佛她本能地感到，曲前的全休止，一段无声而美妙的空白，是必不可少

的。我欣喜而赞赏地打量着她。

在后来的岁月里，我的小小妹妹苏姗娜出众的容貌，我甚至应当说剧中人①一般的容貌，使人忘记了赛茜尔年轻时的秀美。苏姗娜的美貌是纯净的，现在也许依然是纯净的，就是说十全十美。那种美激起人的感情是复杂的，但主要在于悦目。然而在我的记忆中，赛茜尔的风姿完全是颤动的，可以说充满了音乐感，俨然是冯·埃克②画笔下的天使，即位于天国歌手们的后排、被其他仙女遮住而只见其侧影的那一位。她那宽宽的眼白、蓝蓝的眸子，显得特别明亮；天庭十分饱满匀称；分在两鬓的深色秀发，略微不同于弗朗德勒画家笔下的形象，鬓角以下编成两条粗粗的发辫；鼻梁挺直，略显高傲；口型有点儿稚气，上嘴唇短，但是，这张嘴随时准备闭合，锁住心里的秘密；颈项格外灵活优美。这就是赛茜尔，是赛茜尔的整体形象吗？噢！当然不是！我无法描绘的，是这个少女的骄矜，这个年轻的狄安娜③的情态。当时，我妹妹赛茜尔刚刚十二岁出头。她长得特别快，裙子已经太短，露出两条健美的腿。她身子总是挺得很直，仿佛时刻准备接受挑战。在这张稚气的脸上烁烁的眼神，却显示了成熟与权威。我怀着炽热的柔情望着她，心里总是这样想：“她现在当然是个小姑娘，但是，她肯定会成为绝代佳人，成为伟大的艺术家。这就是我的妹妹。”

① 苏姗娜后来成为著名演员。

② 弗朗德勒画派的奠基人，他们是两兄弟：于伯尔·冯·埃克（？—1426），简·冯·埃克（1390—1441），二人的作品难以区分。这里指后者所做的多折画屏《神秘的羔羊》。

③ 狄安娜：罗马神话中的月神与狩猎女神。

赛茜尔开始弹琴，弹的是莫扎特的一支A小调回旋曲，一支八分之六拍子的曲子，比较舒缓，开头宛如轻盈漫卷的火舌，几乎是慵惰无力的。这支曲子是孤立的散篇，收在曲集中。时过三十五年，这支四处传颂的曲子，又一次从我心头飘卷升起，犹如一种忧思在蓝天下荡漾。于是，我又象少年那样，心中激荡着爱。

赛茜尔开始弹琴。现在她已成为非凡的演奏能手，迷人的明星。后面我还有机会交代，物和人如何协同一致，造成了这个奇迹。既然谈到了那支回旋曲，在此刻追忆往事的沉思中，我至少要从头至尾再领略一遍。

在演奏第一乐章的过程中，瓦尔德马尔坐在那里倒挺安稳。由于他不大看我们，我们就可以从容地端详他。他个子很高，非常瘦弱，身子和脸庞都显得弱不禁风，而奇怪的是，纤细的腿和胳膊竟生就一双大脚、一双瘦骨嶙峋的手，乍看起来，令人不可思议，就象笨拙的亲戚送的一份不适宜的礼物，叫他无法处置，有些气恼。同当时的青年一样，他蓄着半圈毛茸茸的胡子，那张脸要是保持平静，本来很顺眼，可惜瓦尔德马尔有什么念头，总伴随着表情丰富的怪相，而且完全是不自觉的。他的金色卷发很美。浅色粗呢衣服有一种洋派，在我们这种阶层里相当显眼。那条白点蓝领带不能不提，它使他兼有艺术家和学生的特点。瓦尔德马尔坐着的姿势既随便，又紧张：交叉的手指抱住弯曲的膝盖，勒得膝盖上现出红白分明的指印。他全神贯注地听着钢琴曲，头有时垂下一点儿，然后又抬起来，狠命地摇晃着。

这支A小调回旋曲，演奏起来可以有很大的自由。可是，如同不少单纯的人容易受制于自然力那样，瓦尔德马尔